

1.30 年产业变迁

从规模竞争到技术竞争、创新竞争

要理解今天的格局，必须回到起点。

1929年，美国人亨利·卢斯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创办了《财富》杂志，他认为商业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核心，期望借助《财富》为低迷的经济描绘出未来的希望。《财富》被很多人关注，则是因为它每年评出“全球最大500家公司”，即“世界500强”。

1995年，《财富》发布了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世界500强排行榜。

那一年，美国以151家企业领跑，日本以149家紧随其后。东京成为全球商界聚焦之地，三菱高居榜首，本田、日立、丰田、松下风头正盛。美国企业低头研究“日本式管理”，欧洲人则拿着丰田精益生产的资料当教科书。

而那一年的中国，能在全球500强里露脸的公司屈指可数，只有中国银行、中国中化、中粮集团三家。

随后的30年，中国的崛起构成了一条略显陡峭的上升曲线。2013年，中国企业达95家，首次超过日本，成为全球除美国外上榜公司最多的国家；2021年增至143家，稳居全球榜首；2022年达到145家的峰值。

2026年，中国共有122家企业上榜，较去年减少8家，位居全球第二。虽然数量减少了，但经营质量持续改善——116家中国内地及港澳企业的平均利润由42亿美元提高至45亿美元，同比增长约7%。

“中国企业盈利能力正在增强，比如互联网、汽车制造业、锂电池和AI算法、AI算力等领域，都出现了一批营收快速增长的企业，从而提高了中国企业整体的名次。”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。

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何志毅分析榜单后发现，中国企业的总资产是美国企业的1.2倍，营收是美国的63%，利润是美国的33%。“这说明我们的企业和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”何志毅对记者表示。

同时，日本从1995年的149家，到2026年的40家，30年间蒸发了七成。主因在于产业转型滞后损失数字与AI窗口、创新机制僵化、人口老龄化以及日元持续贬值。

美国的韧性则超出预期。从1995年的151家波动至2026年的141家，依然保持领先。2026年榜

单中，美国企业2025年平均营业收入1100亿美元，平均营业利润高达112亿美元。

“美国的核心优势在于高科技产业（AI、芯片等）构筑的技术壁垒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对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分析，但美国隐忧同样存在——虚拟经济膨胀与制造业空心化的问题日益凸显。

在2026年的《财富》榜单中，中国、美国、日本企业数量合计占61%，利润合计占69%。其余国家和地区只能分食剩下的份额。

如果说国别变化是榜单的“面子”，那么产业变迁才是“里子”。纵观30年榜单，产业的权力转移比国别变化更加惊心动魄。

2026年榜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，首先是榜首的更迭。亚马逊以7169.24亿美元的营收首次登顶，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榜首纪录。

记者在梳理榜单后发现，科技行业的崛起成为过去10年该榜单最显著的结构性变化。2026年，科技行业以21%的年度营收增速领跑所有行业板块，远超全行业3.2%的平均水平。利润榜更是被科技企业包揽——全球前10位最赚钱企业中，科技企业占据7个席位。

“这意味着科技创新正在重塑全球企业竞争秩序。”清晖智库创始人、经济学家宋清辉告诉记者，人工智能的突破，不仅创造新的商业模式，更通过算法、算力和数据重新配置生产要素，大幅提升经济运行效率。科技企业凭借技术壁垒、网络效应和全球化经营，实现了传统行业难以企及的盈利规模。

科技行业爆发，改写了过去数十年以金融和能源企业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。

宋清辉认为，产业结构上，传统能源、制造业逐渐向互联网、半导体、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拓展。其背后既有全球化、产业转移、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因素，也有技术革命、资本配置效率和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。

不过金融行业仍是榜单的“压舱石”。从2016年到2026年，金融机构数量从113家增至124家，其中商业储蓄银行从53家增至62家，是上榜公司最多的细分行业。2026年金融行业上榜公司的总营收为9.7万亿美元，利润为1.12万亿美元，均创历史新高。但大多业内人士认为，金融行业的

世界500强30年，全球财富逻辑变了

编者按/日前，《财富》杂志年度全球企业排行榜——世界500强榜单发布。与往年一样，这场全球商业界的“年度大考”引来了媒体和资本市场的热议。但今年的榜单，注定要被写入商业史册。

亚马逊以7169.24亿美元的营收首次登顶，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纪录——标志着全球商业逻辑从线下实体零售向数字化科技生态的转向。谷歌母公司Alphabet以1321.7亿美元的净利润从沙特阿美手中夺走“全球最赚钱企业”称号，结束了后者四连冠的纪录。此外，英伟达从去年的第66位一跃升至第28位，AI芯片巨头对传统产业的颠覆速度远超预期。

变化不仅如此，如果把视线拉长到30年，令人震撼的不再是某一家公司的升降，而是一组更鲜明的对照数字——1995年，美国以151家企业领跑，日本以149家紧随其后，两国合计占了榜单一半席位；而中国，GDP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，只有中国银行、中国中化、中粮集团三家央企跻身世界500强。31年过去，日本掉到只剩40家，中国上榜数量增长了近40倍，达到122家（含港台），位居全球第二。

如今，日本和中国在同一张榜单上完成了角色互换。这不仅是数字的游戏，而是一场跨越30年的大国博弈、产业洗牌与商业逻辑的深刻变迁，更是全球经济权力结构重塑的缩影。



10月13日，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，AI元素随处可见。AI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，也在改变企业的增长逻辑。

利润总额在未来数年内将被高科技行业赶超。

能源行业内部也在发生深刻变革。传统油气巨头虽然规模庞大，但利润率普遍偏低，比如头部油气企业的利润率多在6%左右，远低于科技企业。

在汽车行业，中国企业的崛起引人注目。中国汽车及零部件企业从2016年的5家增至2026年的10家，比亚迪、奇瑞、上汽、吉利、一汽、东风等纷纷上榜或排名上升。

AI正在改写全球利润分配格

局。“2023年AI大模型爆发是分水岭。”《财富》特约分析师、跨国企业研究专家王志乐分析道，从2023年到2026年，上榜高科技企业的利润从4760亿美元增至9570亿美元，增量超过同期世界500强总利润增量的60%。

盘和林进一步表示，国内互联网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，且走在了全球AI竞争的前列，这说明中国互联网企业实现了从规模竞争向技术竞争、创新竞争的转型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也在显著增强。

3. 重新审视竞争力

从硬实力增强到软实力积累

尽管存在不少争议，《财富》世界500强榜单依然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企业排行榜之一，既有不可替代的价值，也有不容忽视的局限。其直观反映企业经营规模和国家经济实力对比的重要窗口。其优势是历史数据相对连续、覆盖行业广泛、评价标准较为清晰，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。”宋清辉说。

而对上榜企业而言，世界500强的名头意味着品牌背书、融资便利和商业合作加分。然而，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，是对榜单评价标准单一性的质疑，因为世界500强排名唯一的依据是公司的营收规模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企业综合实力是规模、效益、质量的综合体现，除销售规模外，还应综合考虑盈利能力和创新能力、全球化发展程度和可持续竞争力。同时，不同行业、不同商业模式下的企业，比如银行与日用品零售公司之间，钢铁厂与IT企业之间，用单一的营收指标没有可比性。

事实上，2023年世界500强平均销售利润率为6.8%、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1.6%，均低于全球上市公司平均水平。何志毅曾将“世界500强”与全球45000余家上市公司进行对比，发现前者的平均销售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低于后者。

同时，世界500强统一按美元排序，采用当地货币与美元的全年平均汇率换算也受到外界的质疑。这意味着汇率波动会直接影响榜单排名。日元贬值导致日本企业美元营收缩水，是日企排名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反之，美元走强则会天然利好美企排名。

虽然存在诸多不足，但透过榜单的30年风云，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价值的启示。

首先，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，有必要理性审视榜单，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导向的企业评价体系。据悉，国资委对央企的最新考核体系，弱化了营收规模类指标，核心导向已从“规模优先”转向“价值创造”。何志毅说，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要根据实际引入合适产业的领军企业，不以规模论条件，而注重企业产业实力地位、创新能力、质量与效益。

何志毅建议，加快建设大而强、创新型、高质量的产业领军企业建设，尤其是市场化、国际化、治理结构优化的上市公司，加大对已经具备大而强基础的民营优质公司的扶持力度，促进形成真正的新质生产力。

其次，重视盈利质量，缩小中

美企业差距。中国上榜企业在平均利润方面与美国的差距仍然不小。2026年榜单数据显示，美国企业平均利润约112亿美元，中国企业平均利润约45亿美元，差距近57%。尽管中国企业平均利润有所提升，但整体盈利质量和运营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。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，产业结构转型任重道远。

再次，在开放中构建不可替代性。世界500强的变迁证明，越开放融入的一方，越难以被淘汰。“在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，跨国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，但产业链的深度嵌套意味着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取。中国企业在全球科技产业链中已经形成了不可替代的地位，应继续巩固和提升这一地位，以开放合作的姿态参与全球竞争。”前述企业研究人士表示。

王志乐认为，中美双方企业积极促进，双方政府加强沟通，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，中美双方企业有可能更加理性地继续合作。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都应牢牢抓住这个机遇。

最后，理性看待排名波动，聚焦长期竞争力。世界500强榜单的年度波动受汇率、会计年度、一次性事件等多重因素影响，不应以一时的排名升降论英雄。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在技术壁垒、品牌价值、全球化布局、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长期积累。

宋清辉认为，全球产业竞争已经证明，依赖资源禀赋、人口红利和资本堆积形成的优势，未必能够长期维持；真正决定企业命运的是创新能力、经营效率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。

在宋清辉看来，大企业数量增加，不必然意味着一国经济发展质量同步提升。企业规模过度扩张，甚至可能伴随市场集中、创新动力减弱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。“中国经济需要的，不仅是更多大型企业，更是允许中小企业挑战巨头，鼓励创业创新的生态。政府重要的职责是维护公平竞争、稳定政策预期、保护企业家精神。衡量经济强弱弱的真正标准，不是企业有多大，而是市场有没有活力，创新能不能持续、利润能否转化为长期价值。”

王志乐直言，外部面临不利的经营环境与内部面临的“从大到强”新挑战同时到来，这些负面因素相互作用，直接影响到进入排行榜的中国企业。企业从大到强，并不意味着技术、产品等硬实力的增强，而且意味着战略管理、合规管理等软实力的增强。不仅意味着企业个体实力增强，而且意味着企业群体乃至企业全产业链实力的增强。

改革开放40年来，前20年中国企业从无到有；加入世贸组织以来20年，中国现代化企业从小到大。如今，中国企业则面临一个新挑战，即如何从“大”转变为真正的“强大”。

观察

从“我们排第几”到“我们凭什么排在那里”

30年风云变幻，世界500强榜单从一份商业数据汇编，演变为观察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重要窗口。从日本的由盛而衰到中国的崛起叙事，从零售帝国到科技新王的更替，从规模扩张到效益竞争的转变，榜单记录的不只是企业的兴衰，更是时代浪潮的起伏。

榜单的变迁反复证明一件事：排名会波动，但竞争力不会说谎。日本企业在1995年的149家巅峰之后持续下滑，是30年产业转型滞后、创新动力衰减的必然结果。中国企业在2022年达到145家的峰值后数量有所回落，但这不一定是坏事——淘汰落后产能、聚焦高质量发展，恰恰是经济成熟的表现。

科技行业以21%的营收增速领跑，亚马逊登顶、Alphabet奇崛、英伟达狂飙背后，是AI技术正在重塑全球经济底层逻辑的深刻信号。掌握数据、技术、算力和算法的公司，正

在定义下一个时代的财富版图。对中国企业而言，122家的上榜数量是40年改革开放的勋章，但45亿美元的平均利润与美国的112.4亿美元之间的差距，则是清醒的警钟。数字可以快速追赶，但技术创新的基因、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、标准制定的话语权，需要更长时间的积淀。全球科技竞争日益白热化，技术封锁和供应链脱钩的风险始终存在。如何在开放合作中保持技术自主，如何在规模优势基础上构建核心竞争力，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时代考题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“排第几”，而是关注“凭什么”的时候，或许才是真正读懂这份榜单的开始。榜单终会老去，新的排名会取代旧的排名。透过榜单看清趋势，把握规律，找准方向的能力，才是企业乃至国家在百年变局中的核心竞争力。

本版文章由中经记者吴清采写